

教宗本篤十六世宣佈「司鐸年」書函

教宗本篤十六世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亞爾斯的本堂神父」逝

世二百五十年紀念宣佈「司鐸年」書函

各位親愛的司鐸兄弟：

為慶祝普世堂區本堂神父的主保聖人，若翰·

瑪利亞·維雅納 (Giovanni Maria Vianney) 逝世一百

五十週年紀念，(註一)我決定在即將來臨的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耶穌至聖之心這隆重慶

節，亦即是傳統上奉獻為司鐸的聖化的祈禱日那天，正式宣佈「司鐸年」的開始。這是爲了要深化全體司鐸的內心更新的一年，好讓他們能夠在今日的世界，為福音作出更勇敢和更徹底的見證，之後於二零一零年的同一慶節結束。「司鐸聖職即是耶穌聖心的愛，」這是那位聖善的亞爾斯本堂神父 (Santo Curato d'Ars) 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註二) 這句震撼人心的話特別讓我們懷著親切及感恩的心，想起為教會和為人類自己，司鐸所代表的無限恩賜。我即時想到那些每日謙和地將基督的話及行

動帶給教友和整個世界的司鐸，他們設法使自己在思想、意志、感受和整個生活方式都和基督一致。我又怎麼能不提及他們的使徒工作的辛勞，他們那種永不言倦和人們無法看見的服務，他們那惠及普世的愛德？我又怎麼能不表揚那為數眾多的司鐸的英勇忠誠，縱然處於困難和被誤解中，他們卻始終忠於他們作「基督的朋友」這聖召，這位基督逐個召叫了他們、揀選了他們和派遣了他們？

一直到今天，我心中仍然清楚記得，當年我作為年青司鐸，與他一起工作的第一位本堂神父：他給我樹立了一個毫無保留地獻身於自己的牧民工作的榜樣，甚至爲了要給一個重病者送臨終聖體，以致他自己在這送聖體行動中死去。還有那數不清的，我曾經見過，之後也會繼續遇見他們，包括那些在我前往不同國家的牧民探訪中遇見的司鐸兄弟，也不斷回到我的記憶中，他們慷慨地執行每日的司鐸職務。可是這位聖善本堂所說的那句話，也讓人想起基督的心所受的刺傷和包著這顆心的刺冠。結果

是無可避免地，使人想起有眾多司鐸，他們或是因爲有份於種種式式的人間疾苦，或是因爲他們的司鐸聖職所服務的對象的誤解，而致他們要忍受數不清的苦況：怎麼可能不記得有很多司鐸的尊嚴被侵犯，被禁止執行他們的使命，有時甚至被迫害至要作出流血的最高見證？

然而，不幸地，亦有一些我們永遠無法完全表達心中的惋惜悲歎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教會因爲她部份司鐸的不忠使她受苦不已。凡此種種，不但給世界樹立了惡表，更成爲世界拒絕教會的緣由。教會從這些事件中獲得的最大益處，不是讓她完全清楚地認識她的司鐸的軟弱，而是使她重新喜樂地意識到天主的恩賜的偉大，這恩賜在那些光芒四射的慷慨牧者，熱愛天主及人靈的會士，和善於教導及忍耐的神師身上得以實踐。關於這一點，聖維雅納的教導和表樣，足以成爲所有人的重要標記：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原是個極其謙遜的人，但是他也非常清楚，他作爲神父，對他的子民來說，

卻是個極大的恩賜：「一個好牧人，一個依照天主的心意行事的牧人，是好天主可以賞賜給一個堂區最大的珍寶，是仁慈的天主其中最珍貴的一項恩賜。」（註三）在論及司鐸聖職時，他顯得有點不知該如何描述這個託付給一個人，一個受造物，的「恩賜」和「職務」的偉大：「司鐸是多麼偉大啊！……如果他自己明白的話，他會死去……。連天主都要聽他的話：他只消說兩句話，我們的主便得照他所說的從天上降下來，把自己隱藏在一塊小小的麪餅內。」（註四）他給他的信友解釋聖事的重要時，對他們說：「取締了聖秩聖事，我們將再沒有主。誰把祂放進聖體櫃內？是司鐸。當你們出生時，第一個接受你們的靈魂的是誰？是司鐸。之後繼續養活這靈魂，給予靈魂力量，讓它能夠走完這段塵世之旅的人是誰？是司鐸。是誰給靈魂作好朝見天主的準備，最後一次在基督的血中洗濯它？是司鐸。永遠都是司鐸。設若這靈魂（因罪惡）喪亡，誰使它復生？誰把祥和與平安帶給它？仍然是司鐸……。天

主之後，司鐸便是一切！……。然而連司鐸自己，也要去到天上才完全明白。」（註五）這些出自那位聖善本堂神父的司鐸心靈的話，聽起來或許有點誇大。然而，無論如何，這些話讓人看到他是如何重視聖秩聖事。他心中對這件聖事所懷的責任感似乎是無限的：「若我們真的明白一位神父在這世界上所代表的意義，我們會立即死去：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愛……。沒有神父，我們的主的死亡和苦難對我們可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將救贖工作在這世上延續下去的正是神父……。若我們有一所裝滿黃金的房子，卻沒有人來給我們開啓房子的門，為我們又有什麼用呢？神父擁有開啓天上寶庫的鑰匙：把門打開的那個人正是他；他是好天主的當家；是祂的產業的管理人……。如果你們任由一個堂區二十年沒有一個神父，該處會開始崇拜野獸……。神父不是爲了自己做神父，他是爲了你們才做神父。」（註六）

他來到亞爾斯，一個有二百二十名村民的小鄉

村，主教已預先告訴他，屆時他會發現自己身處一個缺乏宗教氣氛的環境；在那個堂區，並沒有多少對天主的愛；你把這愛放進去罷」。結果他完全明白，正是要他將基督的臨在帶到該地，要他到該地見證天主的救恩的溫情：「我的天主」，請讓我的堂區皈依罷；我願意為此終身接受一切來自你的苦痛！」他以這祈禱開始他的使命。（註七）爲了使自己的堂區皈依，這位聖善的本堂神父獻出他的全部精力，他的每一個思想，都專注於做好託付給他的子民的基督徒培育一事上。各位親愛的司鐸兄弟，讓我們求主耶穌賜給我們恩寵，使我們也可以學習聖維雅納的牧民方法！我們首先要學習的，是他完全將自己個人和他的司鐸職務視爲同一這一點。事實上，在耶穌身上，個人和使命是一致的；耶穌的整個拯救行動，正是祂，這位從永遠便在父跟前，溫柔地服從父的旨意的「我作爲兒子」的表達。因此，懷著謙遜，卻實際上在類似的情況中，司鐸也應該渴望去到這種個人與職務達至同一的境

界。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忘記了司鐸職務的實質成效，並不取決於司鐸本人的聖德；可是，也不能忽略了，當司鐸職務的客觀神聖性與司鐸本人的聖德統一起來時，會帶來異常的收穫。於是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立即開始進行使他的司鐸生活，和託付給他的司鐸職務的神聖性統一起來，這件謙卑和堅忍的工作，他甚至下定決心，要實質上「住在」他堂區的聖堂內：「一抵步，他便選了聖堂作他的住所……。黎明時他便進入聖堂，之後非要到唸完晚上的三鐘經他不會出來。需要他的人，只有在那兒才可以找到他，」他的第一本傳記這樣說。（註八）

這位虔誠的傳記作者的超常熱誠不應該令到我們忽略了，這位聖善的本堂其實也懂得積極地「住在」他堂區的整片土地上：他有系統地探訪病患和家庭；他組織信友的傳教工作及主保聖人的瞻禮的慶祝；他爲他的愛德和傳教工作募捐金錢並自己管理這些金錢；他裝飾他的聖堂，添置祭衣等聖堂用品；他親自照顧「天道」（一個由他創辦的團體）的

孤兒和她們的女導師；他從事教育兒童的工作；他成立善會並邀請教友和他合作。他的表樣引發我提醒大家，應該要不斷擴展和教友合作的空間，因為信友與司鐸共同組成惟一的司祭百姓，（註九）而司鐸基於他們的司鐸職務，他們置身於信友中間，「正是為帶領大家進入愛德的團結中，以兄弟之愛彼此相愛，以禮遇彼此爭先。」（羅 12:10）（註十）另外，我們也要記得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這方面向司鐸們所作的熱切呼籲，鼓勵他們「應該誠心承認並促進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們在教會使命中的本有職分……要欣然聆聽信友的意見，友愛地考慮他們的期望，承認他們在人類生活的不同領域中所擁有的經驗及專長，好能和他們一起辨別時代的徵兆。」（註十一）

這位聖善的本堂神父首先教給他堂區的教友的，是他以自己的生活所作的見證。從他的榜樣，他的教友學會祈禱，他們爲了要朝拜聖體中的耶穌，樂意留在聖體櫃前。（註十二）「爲了要作好祈

禱，並不需要說太多的話」——本堂神父向他們解釋說——「人人都知道耶穌就在那兒，在聖體櫃內：所以我們只要向祂敞開我們的心，並因爲祂神聖的臨在而歡欣。這就是最好的祈禱。」（註十三）他繼續鼓勵他們說：「請你們來領聖體罷，我的弟兄們，請你們到耶穌這裏來罷。爲了使你們能夠和祂一起生活，請你們到來以祂作爲你們生活的食糧罷……。」（註十四）「當然，你們真的不堪當，可是你們卻實在有此需要！」（註十五）當那些教友看著這位聖人舉行彌撒的祭獻時，這種向教友灌輸有關耶穌在聖體中的臨在，和領聖體的重要的教導，在他們身上發揮了非常特別的效應，那些在場參與彌撒的人都說：「沒有人比他更能夠表達什麼叫朝拜……。他是如此情意綿綿地觀望著那塊麪餅。」（註十六）「就算將一切善工加在一起，也及不上彌撒的祭獻，因爲那些善工只是人的工作，神聖的彌撒卻是天主的工作，」（註十七）他這樣說。他更深信，一位神父的生活的熱誠，完全來自彌撒。「不重

視彌撒，正是導致一位司鐸變得懶散的原因！我的天主，當一位神父舉行彌撒時，就像在做一件沒有價值的普通事情一樣，那是多麼令人傷心難過啊！」（註十八）於是他習慣每次舉行彌撒時，也一起將他的人生作為祭品奉獻給天主：「每天早上將自己作為祭品奉獻給天主，對一位神父來說，其益處是多麼大啊！」（註十九）

這種將個人與十字架上的祭獻同化的做法，引領他——以一個單一的內心行動——從祭台走向告解亭。作神父的，永遠都不該因為見到他們的告解亭杳無人跡而放棄，或只是訴說他們的教友如何不喜愛這件聖事。在這位聖善本堂所生活的那個年代，在法國，由於革命的風暴，宗教生活有一段長時間被窒息，那時告解的情況與今日差不多，不比現在容易，也不比現在頻繁。可是他用盡一切方法，藉著講道和令人信服的勸勉，讓他堂區的教友重新發現聖事性悔罪禮的意義和美麗。他讓他們看到，告解聖事其實是聖體聖事的一個內在需求。他更成

功地在他的堂區，帶起一種聖德的循環感染：因為他自己長時間在聖堂中朝拜聖體，他最終令到他的教友開始仿效他，也到聖堂拜訪耶穌，或許，也同時，因為他們肯定在那兒，一定會找到他們那位隨時準備聆聽他們和寬恕他們的本堂神父。最後的結果是，來自法國的悔罪者不斷增加，為了聽他們的告解，他甚至一天有十六小時是在告解亭中度過。於是當時有流傳說，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已變成「一座專門醫治靈魂的大醫院」。（註二十）他的首位傳記作者這樣寫道：「他為了罪人的皈依所獲得的恩寵是如此巨大，以致這恩寵親自前往尋找罪人，一刻都不放鬆他們！」（註廿一）當這位聖善的本堂神父說：「並不是罪人回頭轉向天主以求祂的寬恕，卻是天主自己在後面追趕著罪人，並令罪人回到祂身邊，」表示他也有同樣的想法。（註廿二）「這位善良的救世主是如此充滿著愛，以致祂四處尋找我們。」（註廿三）

我們所有作司鐸的，都應該視他藉著基督的口

所說的話，與我們自己有關：「我會指派我的司鐸去向罪人宣報，告訴他們我隨時準備接受他們，告訴他們我的仁愛是無限的。」（註廿四）從亞爾斯這位聖善本堂神父的身上，我們作為神父的，不但可以學到對悔罪聖事的無限信心，以致我們重新讓這聖事成為我們牧民工作的中心，我們也可以學習他在悔罪聖事中所採用的「救恩的對話」這方法。亞爾斯這位聖善本堂神父接待悔罪者的方式因人而異。誰因為內心感到需要天主的寬恕而來到他的告解亭，他會鼓勵他們，並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正浸泡在「天主的仁慈的激流」裏，這激流的衝擊力，將一切都帶走。若有人因為想到自己的軟弱及沒有恆心而憂心忡忡，害怕將來會再跌倒，這位聖善的本堂神父會以這些扣人心弦的話，把天主的秘密告訴他：「好天主什麼都知道。在你們告解之前，祂已知道你們會犯罪，可是祂一樣寬恕你們。我們的天主的愛何其大哉，這愛竟然令祂刻意思記將來要發生的事，就只爲了要寬恕我們！」（註廿五）相反，

對那些在懺悔自己的罪時一點都不熱切，甚至有點兒冷淡的教友，他會透過自己那些因深切哀痛而流出的眼淚，讓他們看到他們的態度是多麼惹人「厭惡」：「因為你們不哭，所以我才哭，」（註廿六）他說。「如果主不是這麼善良的話還說得過！可是他卻是如此善良！在一位這樣的慈父面前，有必要態度如此囂張無禮嗎！」（註廿七）就這樣，他令到那些冷淡的心生出悔意，迫便他們親眼看到天主因罪所受的痛苦，因為這痛苦在那位聽他們的告解的神父的臉上，幾乎一覽無遺。至於那些切望又同時有能力再深化他們的靈修生活的，他向他們展現愛的深奧，給他們解釋，能夠和天主及祂的臨現結合在一起的生活，真是美得沒法形容：「一切都在天主的注視之下，一切都偕同天主，一切都只爲了要取悅天主……真是何其美哉！」（註廿八）他又教他們這樣祈禱說：「我的天主，請賜給我聖寵，讓我可以盡我的一切所能愛你。」（註廿九）

在他那個年代，由於他成功地幫助人看到主那

仁慈的愛，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結果改變了許多人的心和生活。在我們所生活的今日，我們也迫切需要為愛的真理：「天主是愛」。(若一 4:8) 向人作同樣的宣講及作同樣的見證。聖維雅納懂得以他的耶穌所說的話和聖事教導他的子民，縱然他經常因為肯定自己無法勝任而顫抖，以至他多次想逃避那個他認為自己不堪當接受的本堂神父職責。他卻以標準的聽命服從，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原因是因為救靈的宗徒熱火已把他整個吞噬。他透過嚴峻的克苦來使自己依附著個人的聖召和使命：「對我們本堂神父而言——這位聖人悲嘆地說——最大的不幸是靈魂受到擾亂；」(註三十) 他這句話的意思指的，是當一位牧人已習慣了自己眾多的羊群生活在罪惡中或冷淡中，這實在是件危險的事。為了免得他的肉身不服從他那個司鐸靈魂的指揮，他以守夜祈禱和守齋來約束自己的肉身。為了那些託付給他的靈魂的益處，和為了使那眾多他在告解中聽到的罪得到赦免，他願意克己苦身。他向一位司鐸兄弟

解釋說：「我跟你說我的秘訣罷：我只要罪人做小部份的補贖，餘下的我代替他們做」。(註卅一) 撇開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實際所作的補贖不說，他的教導的中心思想卻是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適合：那些靈魂是以基督的血作為贖價而得以贖回。因此，如果一位神父拒絕參與分擔達成這救贖的高價，他無法獻身於拯救這些靈魂的工作。

在今日的世界，一如在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所生活的艱難歲月裏，作司鐸的，應該讓人可以在他們的生活和行動中，看到他們為了福音所作的強而有力的見證。事實上，教宗保祿六世觀察得好，「當代人更樂於聆聽的，是見證人的話，而不是導師的話，幾時若他們聆聽導師的話，那是因為那些導師也同時是見證人」。(註卅二) 為了讓我們的人生不致流於空白，和使我們司鐸職務的效能不受到危害，我們有必要時常重新問我們自己：「天主的話真的滲透我們整個人嗎？這話真的是我們賴以為生的食糧，而不是一般的食言或世上的其他事物嗎？」

我們真的認識這話嗎？我們愛這話嗎？我們的內心真的重視這話，以致這話在我們的生活留下印記並形成我們的思想嗎？」（註卅二）就如耶穌爲了要那十二人常同祂一起，而召回了他們（參看合3:14），之後祂才派遣他們出去傳教。今天也是一樣，今天司鐸們一樣被召回融入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中，這生活方式是主耶穌所肇始，並且是專爲宗徒們而制定。（註卅四）

正是對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毫無保留的接受，成爲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的司鐸職務的特性。一九五九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那篇爲慶祝聖維雅納逝世一百週年紀念而頒布的《我的司鐸聖職的開始 *Sacerdotii nostri primordia*》這通諭中，談到這位聖人的靈修生活時，他特別提到有關那三個「福音訓諭」的主題，並且指出，其實所有司鐸都需要這些訓諭：「縱然司鐸基於他的聖職人員身份，無須遵守這些福音訓諭，以達至這樣聖善的生活，可是就如對主的所有門徒一樣，這些訓諭對他

來說，是基督徒成聖的正常途徑。」（註卅五）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懂得採用和他的司鐸身份相配合的方式，實踐這些「福音訓諭」。譬如說他的「神貧」，事實上並不是一位會士或隱修士的神貧，而是對一位神父所要求的神貧：他雖然經常要處理大量金錢（那些富有的朝聖者都樂於幫助他的愛德工作），他卻非常清楚那些金錢並不是他的，而是屬於他的聖堂，屬於他的窮人，屬於他的孤兒，屬於他的「天道」這團體中的女孩，（註卅六）和屬於那些有困難的家庭的。因此「他的富有是爲了幫助人，他自己可是一貧如洗。」（註卅七）他時常解釋說：「我的秘訣非常簡單：全部拿出來給人，一丁點兒都不留下。」（註卅八）當他身上不名一文時，他會開心地對那些前來求助的窮人說：「今天我和你們一樣窮，是你們當中的一個。」（註卅九）於是他可以在去世前絕對安祥地說：「我實在一無所有，因此好天主現在可以隨時召我回去。」（註四十）他的「貞潔」也是一樣，是對一位神父的職務所要求的貞潔。

可以說，這貞潔適人且那些經常要接觸聖體，經常喜樂地默觀著聖體，並以同樣的喜樂將聖體分給他們的教友的人。人們都說「他眼中閃爍著貞潔的光芒」，事實上，那些教友發現，當他以一個在戀愛中的人的目光，那樣凝視著聖體櫃時，他便會這樣。（註四十一）同樣地，聖維雅納的「聽命」，亦完全化身在他對自己司鐸職務那些日常要求的盡忠職守中。

我們都曉得他經常受到覺得自己不配當堂區本堂神父，這思想的困擾，而想一走了之，「好讓他能夠，在孤獨中，痛哭他可憐的一生。」（註四十二）完全只因爲聽命和對靈魂的熱愛，才能夠讓他留下來緊守著自己的崗位。他向他自己和他的教友解釋說：「服事天主的最好方法只有一個：以祂自己要的方服事祂。」（註四十三）因此，「只作那些可以奉獻給好天主的事，」似乎就是他那個聽命的人生的金科玉律。（註四十四）

在這個以實踐「福音訓諭」作爲滋養的靈修生活中，我特別向各位司鐸呼籲，請大家於這專爲你

們而奉獻的一年中，懂得接納目前聖神正透過那些教會運動和新團體，帶給教會的新春天。「聖神的恩賜是多方面的……祂吹向祂自己選擇的地方。祂以人們意想不到，在人們無法預料的地點，採用以前根本無法想像的方式行事……，然而祂也讓我們看到，祂是爲了這個獨一的『身體』及這個獨一的『身體』的合一而工作。」（註四十五）關於這一點，《司鐸職務與生活 *presbyterorum ordinis*》法令的指示，仍然適用：「要考驗神是否出於天主，『司鐸們』要在信德意識下，去發掘信友們的各種不同的奇恩，無論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欣悅地加以辨別，用心地加以培養。」（註四十六）這些令到不少人追求一個更高的靈修生活的奇恩，除了對平信徒教友有益外，對司鐸本人一樣有益。事實上，透過晉秩聖職和教友的神恩職務這兩者的共融，可以給教會要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宣揚和見證希望和愛的福音，這個更新了的承諾，作出「有效的推動」。（註四十七）另外，回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我要給

你們牧者 Pastores dabo vobis》這座勸諭所說的，晉秩聖職具有根本的「團體形態」，並且只有在與其本主教的共融下方能實現，（註四十八）我還想指出，這個以聖秩聖事為基礎，並透過感恩祭的共祭顯現出來的，司鐸和他們個別的主教的共融，亦需要以不同的具體方式，於司鐸彼此在精神與物質的互相協助上表達出來。（註四十九）惟有如此，司鐸們才懂得完全生活出獨身的神恩，和有可能建立生氣蓬勃的基督徒團體，在這些團體內，那些曾伴隨著福音的初次宣講的奇蹟，將會再次出現。

正在接近尾聲的保祿年也邀請我們將我們的思想，轉向這位外邦人的宗徒身上，保祿代表的，正是一位完全獻身於自己的職務的神父的光輝表樣。他寫道：「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此斷定：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格後 5:14）他接著說：「祂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後 5:15）請問對一位正在

基督徒成聖的路上努力前進的神父來說，還可以提出比這個更好的計劃嗎？

各位親愛的司鐸兄弟，聖維雅納逝世一百五十年紀念的慶祝（一八五九），正好緊接著剛結束的，聖母於露德顯現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的慶祝（一八五八）。早於一九五九年，教宗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已經觀察到：正當亞爾斯的本堂神父結束他那段漫長和功全德備的人生時，無染原罪榮福童貞瑪利亞，卻在法國的另一個地方，顯現給一位卑微純樸的女孩，原因是為了叫她傳遞要世人祈禱和悔改這個訊息，而這個訊息在接著的那個世紀中，結出了不可勝數的靈修果實。事實上，我們現在正在慶祝其逝世一百週年紀念的，這位聖善司鐸的一生，正是聖母教給那位馬薩比爾利（Massabielle）先見者，那些偉大的超然真理的一個活生生的預象。他自己本人非常熱愛無染原罪的至聖童貞女，早於一八六三年，他已將他的堂區奉獻給無原罪始胎的聖母瑪利亞，當一八五四年宣佈這端真理為教義時，他是

懷著如此深切的信德和喜樂接受這個消息。」(註五十一)這位聖善的本堂神父經常提醒他的教友，「基督在把我們可以向祂祈求的一切都賜給我們後，祂還願意我們成爲祂所擁有的最珍貴的東西，即祂那位聖善的母親的繼承人。」(註五十一)

我特別將這個「司鐸年」託付給至聖童貞瑪利亞，求她在每一個司鐸的靈魂內，激起他們大方地更新他們向基督和向教會的完全自我奉獻，這些理想的承諾，這些理想會啓發了聖善的亞爾斯本堂神父的思想和行動。正是他那熱切的祈禱生活，和他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熱愛，使到若翰瑪利亞維雅納對天主和對教會的完全自我奉獻，每天都不斷增加。但願他的表樣也帶領所有司鐸在他們與自己的主教、與其他司鐸，及與平信徒教友的團結共融，作出見證。這在今天，一如過往，都是如此需要。儘管目前世界上邪惡充斥，可是，基督在最後晚餐廳中曾經對各位宗徒說過的話，祂今日繼續對我們說：「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

我已戰勝了世界。」(若16:33)對我們的師傅的信德，讓我們有力量懷著信心向前望。各位親愛的司鐸，基督信賴你們。願你們跟隨這位聖善的亞爾斯本堂神父的表樣，讓自已整個被祂佔有，如此一來，你們同樣可以在今日這個世界上，成爲希望、修和、和平的傳訊者。

我頒賜給你們我的祝福。

教宗本篤十六世

發自梵蒂岡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

註釋：

註一：教宗庇護十一世於一九二九年宣佈聖維雅納爲普世堂區本堂神父的主保聖人。

註二：“Le Sacerdote, c'est l'amour du coeur de Jesus” (引載自：羅迪主編，《亞爾斯的本堂神父。他的思想——他的心》頁98) [法文原著：]

Le cure d'Arts. Sa pensee - Son coeur. Presentes
par l'Abbe Bernard Nodet, ed. Xavier Mappus,
Foi Vivante, 1966, p. 98 (下簡稱 NODET)。

《天主教教理》第1589號也引載了這句話。

註三：NODET，頁101。

註四：同上，頁97。

註五：同上，頁98-99。

註六：同上，頁98-100

註七：同上，頁183。

註八：蒙尼著，〈亞爾斯的本堂神父。若翰瑪利亞維

雅納的一生〉，第一冊，頁122。〔義文原著：

MONNIN A., Il Curato d'Arts. Vita di Gian-

Batista-Maria Vianney, vol. I, ed. Marietti,

Torino 1870, p. 122 (下簡稱 MONNIN)〕。

註九：參看《教會憲章》，第10號。

註十：《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第9號。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默觀是以耶穌為焦點的信德的凝視。」祂

望著我，我望著祂，』這是一位亞爾斯農民
向其本堂神父提及他在聖體櫃前祈禱的情
況。」《天主教教理》第2715號。

註十三：NODET，頁85。

註十四：同上，頁114。

註十五：同上，頁119。

註十六：MONNIN，第二冊，頁430等。

註十七：NODET，頁105。

註十八：同上，頁105。

註十九：同上，頁104。

註二十：MONNIN，第二冊，頁293。

註廿一：同上，第二冊，頁10。

註廿二：NODET，頁128。

註廿三：同上，頁50。

註廿四：同上，頁131。

註廿五：同上，頁130。

註廿六：頁27。

註廿七：同上，頁139。

註廿八：同上，頁28。

註廿九：同上，頁77。

註三十：同上，頁102。

註三十一：同上，頁189。

註三十二：《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第七號。

註三十三：教宗本篤十六世，《聖油彌撒中的講道》(2009年4月9日)。

註三十四：參看教宗本篤十六世，《向聖職部全體大會的講話》(2009年3月16日)。

註三十五：第一部份。

註三十六：「天道」(Providence) 是他專為收容和教育六十多名被人遺棄的女童而設的院舍的名字。為了女童院，他可謂出盡混身解數：「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買賣，我都做了。」

他微笑名著說。(NODET, 頁214)。

註三十七：NODET, 頁216。

註三十八：同上，頁215。

註三十九：同上，頁216。

註四十：同上，頁214。

註四十一：參看同上，頁112。

註四十二：參看同上，頁82-84·頁102-103。

註四十三：同上，頁75。

註四十四：同上，頁76。

註四十五：教宗本篤十六世，《聖神降臨節守夜禮儀中的講道》(2006年6月3日)。

註四十六：第9號。

註四十七：教宗本篤十六世，《向普世博愛運動及聖艾智德團體的主教朋友的講話》(2007年2月8日)。

註四十八：參看第17號。

註四十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我要給你們牧者》宗座勸諭，第74號。

註五十：《我的司鐸聖職的開始》通諭，第二部份。
註五十一：NODET, 頁244。 □